

歷史博物館的當代移民工展示：以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新臺客：東南亞移民移工在臺灣特展」為例

周宜穎*

摘要

2022 年，從東南亞來到臺灣的移民已突破 16 萬人、移工逾 71 萬人。做為一個關注當代與公眾的博物館，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於 2017 年舉辦了「新臺客：東南亞移民移工在臺灣特展」。本文以該特展為案例，說明歷史類博物館面對當代的移民、移工議題，如何透過展覽建立歷史連結與縱深，將東南亞移民和移工納為臺灣歷史與多元移民社會的一部分，並跳脫「他者」文化再現的展示方式，開放博物館的話語權，讓十多位來自不同國家的移民及移工，以第一人稱表述自身觀點，並透過承載個人記憶與情感的生活物件、影像與創作，鮮明勾勒每個人物，展現其自尊、驕傲與個人價值，突顯移民、移工的多元樣貌與各自的主體性及能動性，以突破社會大眾對其單一的刻板印象，建構民眾對東南亞移民、移工的認識與理解，並進而同理、尊重，同時也透過移民、移工的視角，帶人們反觀這個世代的臺灣。而做為一個國立博物館，臺史博亦不

*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助理研究員

來稿日期：2020 年 8 月 15 日；通過刊登：2023 年 4 月 27 日

迴避臺灣當前移民、移工的人權與公平正義的問題，期喚起觀眾省思與正視。

博物館應觀察社會問題，並扮演積極角色，讓不同聲音都能被聽見、相互尊重與平等對待。本特展不只建構對東南亞移民、移工的歷史與文化認同，在與移民、移工密切的合作互動過程中，也形塑了移民、移工的自我認同與對臺灣的認同。

關鍵詞：博物館、移民、移工、東南亞、多元文化

一、前言

2019年，當時任職高雄市長的韓國瑜於演講時，一句「怎麼瑪麗亞變我們老師了」，以及同年於直播節目論及人才流失、只有勞動力進來臺灣時，一句「鳳凰都飛走了，進來一大堆雞」，均引發不小爭議。雖然韓國瑜事後均為失言致歉，表示只是玩笑、舉例失當，然而與韓國瑜有類似心態（無論是歧視、輕蔑、誤解……）的臺灣人恐不在少數。根據2022年內政部移民署與勞動部的資料統計，從東南亞來到臺灣的移民已突破16萬人、移工則逾71萬人，無論其來自哪個國家、停留多久，都是支撐、守護臺灣的重要力量，也已成爲臺灣文化底蘊的一部分，卻常被臺灣社會忽視。

其實談到跨國移動，在全球已是普遍現象。2010年代由於戰亂，中東、非洲等地曾有數百萬的難民湧入歐洲，因此德國等歐洲國家當時面臨是否開放接受難民的難題考驗。而2017年，前任美國總統川普也曾以國家安全爲由，針對包含北韓、委內瑞拉及幾個穆斯林爲主的國家發布禁令，限制入境美國。2022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更有數百萬的烏克蘭人前往其他國家申請臨時居留。

跨國移動並非21世紀才產生的新課題，長久以來，人們便因爲政治、經濟、戰爭、天災、婚姻、教育……等各種不同因素，爲了尋求更好的生活而產生移動。隨著全球化，跨國移動已是人類社會的常態。根據聯合國統計，2017年國際移民總數（居住在非出生國的人數）約2.58億人，其中64%約1.64億是移工。¹2019年國際移民總數達2.72億人，占世界人口3.5%，其中約有31%的國際移民在亞洲。²到了2020年，國際移民總數已達2.81億人，在短短1年

1 聯合國移民署，〈世界移民報告2020〉，https://publications.iom.int/system/files/pdf/wmr-2020-ch_1.pdf，2023/3/27。

2 移民，聯合國，<https://www.un.org/zh/global-issues/migration>，2023/3/27。

間增加900萬人。³在全球化的時代中，人們進行更頻繁、快速且遠距的移動，「時空壓縮」的程度提高。在如此快速而劇烈的變動下，人們原本所建構對我群和他者的認知與社群界定，亦面臨是否該隨之因應調整、重新定義。

回顧博物館的發展，1960年代開始，隨著生態博物館、新博物館學等的陸續興起，帶動博物館的「去中心化」，博物館將過去對物的關注，轉向以人和社會為主，思考在回應當代社會發展與人民需求時，博物館自身應扮演的角色，把重心轉向博物館與社會文化的互動關係上，強調博物館的「社會功能」及「溝通功能」，將博物館視為回應社會文化現象的工具，檢討其中顯現的各種偏見與問題。博物館把焦點轉為關懷地方社群、社會事件等層面，放棄大論述，轉而重視文化多元性與弱勢群體的聲音，甚至認為博物館的權力核心應有所改變，讓地方社區人民參與，使專業者的角色降低（羅欣怡，2016：14-23；張譽騰，2000：104-105；林陽杰，2006：119-123）。而自1977年開始推行的國際博物館日，以及從1992年起開始設定歷年不同的國際博物館日主題，也可看到地方及社群、多元文化、理解與包容等，一直都是博物館所持續關注的議題。⁴

張譽騰認為「後現代社會的最重要的特徵之一，是其對去中心化和差異性的強調。後現代的博物館……是一個廣納多元觀點，重視弱勢族群權益的論壇。博物館研究人員在後現代社會強調多元觀點的刺激下，開始主動對自己的專業有了反省。」（張譽騰，2003：158-167）因此在面對移居者與接待社會的關係，博物館亦開始思考自身定位，能在社群關係的調整與重塑中採取什麼行動。例如2018年在德國法蘭克福所舉辦的國際博物館協會城市博物館委員會2018年會，會前的工作坊便以「移民：城市／移民與其落腳城市」（Migration:

3 移民，聯合國，<https://www.un.org/zh/fight-racism/vulnerable-groups/migrants>，2023/3/27。

4 A little bit of history，ICOM，<https://imd.icom.museum/what-is-imd/a-little-bit-of-history/>，2022/12/21。

Cities (Im)migration and arrival cities) 為主題。與會分享國立臺灣博物館經驗的袁緒文指出，該工作坊的核心概念是「在政治之外，城市中的博物館應責無旁貸，肩負起社會教育、文化平權、多元參與的責任，讓在地世居多年的民衆認識並接納近20年來的新移民，更要真正看見身分地位更敏感尷尬的難民，達成共榮共生、相互尊重、理解、認識彼此的文化與社會處境。」她也說明「該委員會呼籲，各種主題的博物館，都有責任面對族群多樣性的議題，規劃相關的展示活動，讓移民／難民可參與其中，甚至擔任主述者，讓在地民衆與他們有更多互動、接觸及理解」。⁵從該工作坊中亦可看到各國博物館分享自身對移民議題的行動實踐。

移民涉及了不同文化背景及歷史經驗的人群，如何在同一塊土地上共同生活。臺灣因海島的開放性特質，400年來不斷有來自各地的人遷徙到臺灣居住，共同組成了多元移民社會，形塑出今日臺灣族群與文化多元混融的面貌，臺灣歷史亦由這塊土地上多元族群間的互動下，所共構、譜寫而成。直至當代，臺灣的移民故事依然是現在進行式。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以下簡稱臺史博）曾於2014年舉辦「來自四方：近代臺灣移民的故事特展」，以遷徙、移動為核心概念，探討1860年代以後臺灣的近代與當代移民遷徙的故事。做為一個關注當代與公眾的博物館，臺史博亦關心臺灣的社會公義與人權議題，因此在展覽中也觸及了1990年代以後遠嫁來臺的東南亞新移民女性、無戶籍國民與移工在臺灣的故事，並反思臺灣社會的歧視問題。

2017年，臺史博又舉辦「新臺客：東南亞移民移工在臺灣特展」（以下簡稱本特展），展覽聚焦在近50年間臺灣的東南亞移民與移工。臺史博雖是以

5 袁緒文，〈每座博物館，都可以是一座「移民博物館」〉，獨立評論，<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52/article/7555>，2020/7/28。

「臺灣歷史」為核心主題的「歷史類」博物館與社會教育機構，但從展覽、文物蒐藏等面向，卻可看出臺史博一直對於「當代」的各項議題保持關注。而在面對有關當代臺灣的移民、移工的相關議題時，臺史博又是如何透過展示、做出回應呢？筆者做為本特展的策展人之一，以下將進一步詳細說明。

二、展示架構與單元內容

本特展內容包含4個單元，以下先依序簡介各單元之展示內容：

（一）寄·托／寄託

展覽的第一個單元為「寄·托／寄託」，在展場中可看到擺放了許多大大小小的紙箱。此入口意象，其實是源於策展團隊採集自新北市淡水區捷運竹圍站一帶、鄰近竹圍市場的一間販售東南亞食品及日用品的小商店，原本張貼於該店門口的一張大型海報，海報上貼滿許多大型紙箱與人的合照。這是由於該商店也兼營臺灣與印尼兩地間的國際貨運，因此常有印尼移民或移工，在臺期



圖1 展覽第一單元「寄·托／寄託」入口意象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間購買一些欲贈送給故鄉親友的物品，透過平時一點一滴的儲蓄、積累，每當物品數量累積裝滿一個大紙箱後，便會交由該商店寄回印尼。在行動網路還未普及的年代，為證實包裹已確切送達親友手中，貨運行會拍攝收件人與包裹的合照，以資證明；在臺的移民、移工思念故鄉親友，亦會向貨運行索取照片留念。透過郵寄托運包裹給家鄉的親友，移民、移工藉此寄託了對故鄉的思念，而這些裝載物件的紙箱也正象徵移民、移工對原鄉家庭的責任，與對自己未來的夢想。



圖2 貨運行拍攝收件人與包裹的合照，以證明包裹送達

資料來源：筆者翻攝。

展場中有的紙箱打開，裡面裝載了東南亞的零食、飲料、罐頭、醬料等食品，象徵身處異鄉的移民、移工，日常生活中往往藉由習慣的飲食與熟悉的味道來寄託、排解思鄉之情。有的紙箱內放置的是父母、伴侶或子女的照片，象徵著遠方的家人、親友，是在臺移民、移工重要的心靈寄託。展覽試圖透過這樣的入口意象，引發觀眾的共感。

（二）冷戰、反共、排華：半世紀前的東南亞移民

展覽的第二單元「冷戰、反共、排華：半世紀前的東南亞移民」，談到1960、70年代，已有不少的東南亞移民來到臺灣。其一為1960年前後在印尼大規模反華、排華風潮下，當地許多客家僑民飄洋過海、選擇來臺定居。這些客家僑民不少在印尼經商，家境不差，來臺時帶滿了大大小小的家當，小如杯盤、冰壺、熨斗等生活用品，大至鑄鐵床架等大型家具。他們來臺後亦多選擇於客家聚落定居，有的建造住屋甚至還沿襲在印尼的房屋形式。當時為了分散風險，同一家族有人移居來臺、也有人選擇遷居大陸，因此移居前會拍攝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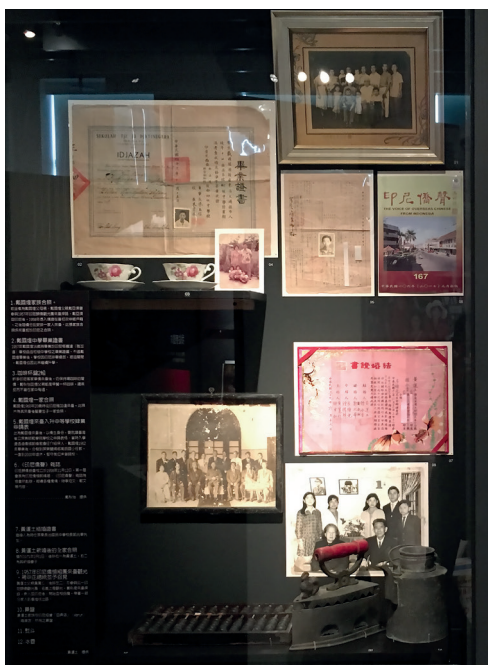


圖3 印尼客家僑民之展示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圖4 越南僑民之展示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族合照留念。本單元所展出的展品中，其中較為特殊的是一張1957年印尼僑領組團來臺觀光時（名義上是觀光，實則是來臺探路），蔣總統特別召見的合照，足見當時中華民國政府對印尼華僑的重視。

此單元的另一個重點，則是1975年越戰結束，北越的共產政權統一了越南，當時有大批的越南人，特別是南越人，因恐懼共產政權可能的清算迫害而逃離越南，當中大部分的人由海路逃亡，逃離者以華僑為主。許多在公海上漂流的越南難民船不被收留安置，也無從停泊上岸，當中不少船隻輾轉漂流到臺灣，政府因此在澎湖的西嶼、白沙鄉先後設置越南難民接待中心。本單元所介紹的A女士，1976年曾任教於越南頭頓的育民中小學，展出了一張當年越南教師節的照片，照片中的學校禮堂中央懸掛了越南國旗，然A因擔心該旗幟象徵共產主義，怕來臺後引起不必要的麻煩，因此用色筆加以塗抹掩蓋掉。

這些1960、70年代受政治因素所牽動，自印尼、越南來臺的僑民中，許多人的父祖輩是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前期，爲了經濟因素從中國大陸福建、廣東二省下南洋謀生，落腳東南亞。在冷戰時期，全球處於反共氛圍，以及當時中華民國政府採取拉攏海外華人的政策下，來自東南亞的僑民常與「反共」的政治宣傳劃上等號，被中華民國政府積極爭取成爲國族的一員，可順利取得國籍來到臺灣。但到了90年代，冷戰終結及兩岸情勢改變，來自東南亞或中國大陸地區的人不再是臺灣政府所要積極拉攏的對象，反逐漸成爲被政府法令管制、排斥的「外來者」。

（三）為何而來：他與她的臺灣故事

緊接著，展覽第三單元是「為何而來：他與她的臺灣故事」。本單元跳脫一般多元文化展示常見的「他者」文化再現的詮釋方式，而是以第一人稱口吻，書寫14位來自東南亞不同國家的移民與移工各自的生命故事與個人想法，彷彿親自對觀眾說話。這些對象，有些是臺史博自2014年「來自四方：近代臺灣移民



圖5 展覽以第一人稱口吻書寫移民及移工的故事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圖6 展場展示移民的情感物件、「家的三部曲」影像紀錄，以及「未來的家」畫作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圖7 展覽邀請一位移工親手布置他自己的展區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圖8 彰化南郭國小學童為協助移工購買火車票所製作的四國語言看板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的故事特展」、2015年「聽你看我：認識多元文化工作坊」便已熟識、合作過的新住民姊妹，也有透過相關組織團體或工作夥伴引介、首次接觸的移民與移工朋友。

展覽不僅呈現其職業的多元（包含了家庭主婦、電臺主持人、工廠作業員、社區營造工作者、療養院看護、NGO工作人員、漁工等），亦看到移民與移工來臺原因的複雜性：在母國擔任護理師，因小時經歷過戰亂而渴望離鄉；因恐懼排華事件，而選擇與臺灣客家人結婚的印尼客家人；曾在母國小學任教，與先生未曾謀面，僅憑親友介紹便結婚來臺者；曾遊學澳洲，在泰國與先生相識戀愛而結婚，隨先生工作轉換來臺；先以僑生身分來臺就學，畢業後留在臺灣工作；爲了幫助兄弟姊妹完成學業，輟學來臺工作；更有人是來臺工作後，與臺灣人戀愛而結婚。

展覽透過承載移工與移民記憶和情感的生活物件展示，鮮明勾勒出每個人

工作、家庭、生活與閒暇的多元樣貌。例如朋友以紙鈔摺成的心形與紙鶴、母親於寺廟祈福的鍊子，都是與故鄉親友的情感連結；中、母語對照的字典，或是夾雜中文與母語文的筆記本，記錄了在臺學習中文的心路歷程；還有給孩子看的東南亞語文童書或童玩，期盼下一代能從小熟悉母親的語言及文化。

本特展亦針對其中幾位移民與移工進行「家的三部曲」影像記錄，請他們以照片介紹故鄉的家，現在對「家」的定義，並繪畫出對「未來的家」的想像，同時於展場展出畫作。此外，展覽還特別拍攝一支16分鐘的短片「我們之間」，該影片記錄來自越南的媳婦B與她的婆婆、小姑；來自印尼的單親媽媽C與她的女兒；來自菲律賓的D與她暱稱為媽媽桑的好友。藉由三段不同的「母女」關係，看到新住民在日常生活中與臺灣的家人、朋友間真誠互動，如今她們都在臺灣這塊土地上找到了回「家」的理由。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本展覽所展出的其中一位移工E，於本特展文宣品的印刷廠任職，平時喜好以印刷廠的廢棄紙材來裝飾佈置自己房間，因此這次特別邀請E於工作之餘，抽空親自來博物館親手布置自己的展區。

（四）新臺客歷史進行曲

展覽第四單元「新臺客歷史進行曲」，則是以時間序列回顧自1960年代起臺灣的東南亞移民、移工相關政策轉變，以及在東南亞移民與移工人數快速成長下，浮現的法規、人權與社會正義的議題。另一方面同時搭配文物展示，介紹四方報、南洋臺灣姊妹會等關懷組織或團體，以及其為移民、移工爭取權益的相關行動，進而推動官方開始有所作為。其中最特別的行動是2015年彰化南郭國小學童曾自發性地製作四國語言看板，於車站協助移工購買火車票，並於報紙及臺鐵局長信箱投書，最後讓臺鐵也於車站自動售票機增設四國語言購票操作指引。展覽期透過拋磚引玉引發觀眾反思，在面對當代的「新臺客」可以有何作為，盼觀眾也能響應相關行動，支持移民、移工相關法規改革。

三、臺史博的展示策略與敘事

臺史博以「新臺客：東南亞移民移工在臺灣特展」做為展示多元族群文化與移民、移工議題的實踐載體，嘗試以下列幾個展示策略來規劃展覽：

（一）與歷史連結，拓展議題視角

臺史博雖是一所歷史類博物館，然策劃任何歷史主題之展覽都會與當代連結，加深歷史與觀眾之連結性，使觀眾在面對歷史議題也能產生共感。反之，當展覽是以當代社會議題為討論主題，亦連結歷史，拓展議題之視角，建立歷史縱深。

回顧臺灣歷史，論及東南亞人來臺，可追溯至17世紀隨荷蘭人與西班牙人來臺的東南亞原住民。這些被當時臺灣人稱為「烏鬼」的南島原住民，多數是擔任奴工、兵丁、水手等勞力工作，可說是臺灣歷史上最早的「移工」。當時在臺的移工，也曾因無法忍受歐洲人的奴役，而逃至臺灣山林中躲藏。臺灣南部有「烏鬼井」等以烏鬼為名的地名，其實皆與東南亞人在臺的歷史有關。⁶

不過受限於本次特展空間僅約44坪，能容受之展覽內容有限，因此展覽內容聚焦在近50年間的東南亞移民與移工，未追溯至400年前東南亞人來臺的相關歷史。另一方面也透過展覽第二及第三單元，來對比冷戰時期與冷戰後，中華民國政府在這短短50年間對於東南亞人來臺的治理政策之極大轉變。

（二）突破刻板印象，看見多元

為了破除許多人對東南亞移民、移工集體、單一的刻板印象，從各面向展現移民、移工的多樣性與主體性，亦是本特展想突顯的重點。因此展覽除了於

6 石文誠，〈回顧臺灣數百年的歷史中，有哪些族群曾經被稱作「外人」？〉，故事，<https://storystudio.tw/article/gushi/nmth20>，2020/7/28。

第三單元介紹每位移民的生命際遇前，分別先以「我從柬埔寨來」、「我從泰國來」、「我從印尼來」、「我從越南來」等小單元，簡要介紹各國的宗教信仰與文化外，也從每位移民、移工的個人展區，突顯其文化背景的多元性與複雜性。例如來自印尼的穆斯林F展出她的古蘭經，以及她教導孩子祈禱時用的地毯，和附有指北針、以便於辨識祈禱方位的外出用祈禱地毯收納袋等；另一位同樣來自印尼的G卻是信仰天主教的客家人，從其家族清明祭祖的照片，可看見其祖墳形式與中國傳統墓式無異，惟墓碑上有十字架，墓聯則為「思慕天鄉榮蓋地 安息主懷歸聖城」；來自泰國的H篤信佛教，初到臺灣時因尚不習慣婆家的生活，佛經成為她重要的心靈慰藉；來自菲律賓的移工I，則會利用一週只有一天的假日到天主教堂參加相關活動。透過相關的實體文物展示，有助加深觀眾對東南亞各國差異性與多元文化的認識。

此外，展覽亦呈現每位移民、移工的學經歷、職業與來臺原因，破除許多臺灣民眾對移工皆從事藍領工作，或移民都是透過婚姻仲介結婚來臺的刻板印象。另一方面，藉由閱讀他與她的故事，也讓觀眾看到移民、移工自身豐富的多元樣貌與斜槓人生。例如來自越南的J與到越南工作的先生相識結婚，來臺後除了從事社工、廣播節目主持人、刊物編輯等工作外，還在臺灣的國立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取得碩士學位，並繼續攻讀博士。27歲的K雖於療養院擔任看護，但她不僅利用假日到空中大學進修，以期取得大學學歷，日後回國能順利就業外，她同時亦是一位知名攝影師，為許多來臺結識另一半而結婚的印尼移工們，在臺灣拍攝婚紗照留念，甚至曾有印尼的電視媒體特別來臺採訪她。

（三）展現文化及生活經驗共通點，拉近觀眾距離感

本特展一方面強調東南亞各國的族群與文化多元，以及移民、移工的多樣性，另一方面也試圖呈現許多臺灣人與移民、移工的共通點，以拉近觀眾與東南亞移民、移工的距離感。其實回顧臺灣的歷史，一波波的人群皆是從海外遷徙來臺的移民，差異只不過在移居臺灣的時間先後而已，且特展中有多位移



圖9 擔任看護的移工也是一名婚紗照攝影師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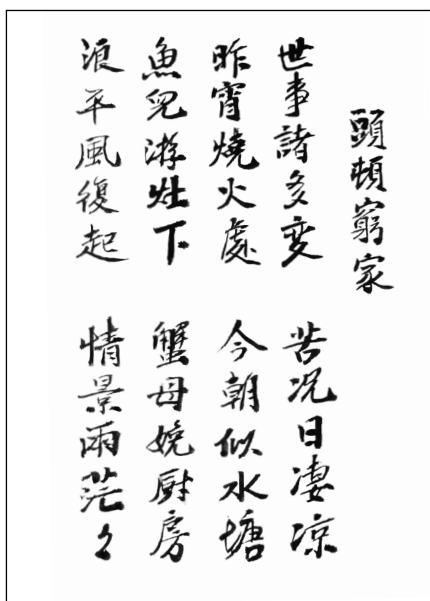


圖10 越南華僑以毛筆書寫在越南頭頓生活之感懷詩文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民、移工為華僑或華裔，其父祖輩當年也是從中國大陸閩粵地區移居東南亞，與今日臺灣閩粵族群的先祖來臺背景相似，從展覽中許多相關實體文物展示，皆可看出文化共通性。

一張印尼華僑L的父親之中文、印尼文對照的初中畢業證書，證書上除了標示著中華民國46年，亦明確記載其原籍為廣東省大埔縣；越南華僑A則展出其一家人於澎湖難民接待中心期間的身分證明，上面註記著每位家庭成員的中文及越南文姓名，也展出她父親以毛筆書寫在越南生活之感懷詩文；印尼客家移民G提及了她們雖信仰天主教，但慶祝中國新年，不僅生日時吃紅蛋與麵條、喜事時放鞭炮，清明節也會折金元寶燒給祖先，並準備三鮮與白飯祭祖，家人間亦皆以客語對話，因此她選擇與臺灣客家人結婚（雖然來臺後才發現印尼與臺灣的客語仍有不同）；來自泰國的移民H祖父母為廣東人，故她小學就

讀雙語學校，學習中文和泰文，來臺後亦常被認為是中國人；越南移民M也因祖父母為廣東客家人，小時家中偶爾會講廣東話；以僑生身分來臺念書的N，在越南就讀大學中文系，但所學為漢語拼音，因此初來臺就讀中文系時，不僅無法說出一句完整的中文，也才發現臺灣的中文系所學與越南不同。

此外，本特展亦嘗試連結觀眾與移民、移工許多相似的生活經驗，例如新移民與不少臺灣女性同樣可能遭遇婆媳問題；移工利用週末假日到臺灣各地旅遊，就如同不少臺灣人赴國外「打工度假」。期透過具體呈現每個人的生命經歷，讓觀眾感受到其實你我沒有那麼不同！

（四）跳脫「他者」文化再現的展示——主導權交給移民與移工

曾婉琳認為「博物館……為文化詮釋者，……展示成為博物館和群眾之間的重要溝通管道。……博物館如何呈現『他者』文化？……策展團隊／人決定哪個議題？……展示要傳達何種訊息／意義給觀眾？這些取決於博物館及策展團隊／人所累積的策展經驗及意識型態。」展示部門及策展人的權力與角色，成為博物館學所討論的重要課題之一（曾婉琳，2011：34）。

曾婉琳指出，19世紀在殖民主義之下的博物館展示，「他者」文化的文物如同奇珍異寶般被收藏與展示。到了20世紀，博物館隨著人類學與民族誌等專業學科發展，這些西方探險者對從其他文化所掠奪來的文物重新賦予脈絡，但仍以異國情調的方式展出。直到因應後現代、後工業化、後殖民的全球觀脈絡下，產生後博物館（post-museum）觀念，即博物館在面臨社會進入後現代之後，更注重和社會各社群建立親密的夥伴關係，並讓曾在宏論述中被隱藏的歷史與「他者」的聲音，在博物館中各自表述（曾婉琳，2011：37-39）。

劉美慧認為，「如果我們對多元文化教育理解只停留在對奇風異俗的容忍與欣賞，或是對文化差異的肯認與讚頌，那麼弱勢族群的邊緣位置難以有翻

轉的可能性」(劉美慧, 2007: 199-200)。因此臺史博於本次特展也嘗試跳脫「他者」文化再現, 或是單純介紹異國食衣住行、宗教文化與風俗習慣的展示內容, 開放博物館的話語權, 將展覽主導權與詮釋權交給展覽的主角——東南亞移民與移工, 例如展覽中所展出的移民與移工個人相關物件, 皆是由其自行決定要提供哪些物件給臺史博展出。

而透過「家的三部曲」影像紀錄及畫作, 移民與移工可自由表述自身的經歷與想法外, 在第三單元「為何而來: 他與她的臺灣故事」中, 除了個人的基本背景資料介紹, 每位移民、移工的相關展板文案, 皆是直接截取其所說過的話語, 忠實呈現每個人不同的觀點。此外, 為了讓有興趣的觀眾能更深入瞭解這些移民及移工, 觀眾還可掃描展板上的QR code, 進一步閱讀每位移民、移工的個人生命故事, 這些故事內容也皆是直接節錄其受訪時所說, 亦是以第一人稱口吻呈現, 如同本人親口對觀眾訴說。另外, 本特展還在布展期間便邀請移工E, 親自來到博物館的展場現場, 自行決定要如何安排、布置自己的展區, 並親手完成。這些都是臺史博在本特展中嘗試讓移民、移工掌握展覽主導權與話語權的方法。

然而, 即便臺史博過去曾於2014年舉辦「來自四方: 近代臺灣移民的故事特展」、2015年舉辦「聽你看我: 認識多元文化工作坊」, 已與南洋臺灣姐妹會等組織合作過, 並與之建立相當程度的默契與互信, 但若想完全交由移民、移工主導策展, 對於沒有策展經驗、不熟悉博物館, 且平日各自有繁忙工作的移民、移工而言仍有困難度。博物館須有更長、更充裕的時間, 與移民、移工互動、引導、醞釀, 在這次極有限的展覽策劃時間下, 尚難以執行。不過本特展仍嘗試在博物館所框架的基礎展示架構下, 將話語權交給移民與移工, 提供其充分表達自我、暢所欲言的機會, 以及決定展示文物的主導性, 博物館盡可能只扮演轉述與輔助的角色。

（五）透過不同視角，重新認識臺灣

展覽的第三單元「為何而來：他與她的臺灣故事」，除了突顯移民、移工的主體性與能動性外，另一重點則是藉由其不同的視野與角度來重新觀看臺灣。例如移民O就表示她「過去在柬埔寨是合格的護理師，但是到了臺灣，常常被認為不會帶孩子、什麼都不會」；移民G則說：「我感覺臺灣人像不出宮的皇帝一般，活在自己的世界裡，而東南亞來的姊妹就如同宮外的平民百姓，為了生活學習了十八般武藝。如果皇帝可以出宮與大家接觸，就會更瞭解我們的生活，也豐富自己的經驗。」透過視角的轉換，期讓觀眾看見移民、移工眼中的臺灣樣貌，更能引發觀眾反思自我。

（六）以真實生命故事，引發觀眾同理心

這次特展亦藉由讓每一位移民、移工訴說自己的生命際遇與心境轉折，盼能引導觀眾深入去認識每一個不同的真實故事，進而設身處地對每個人的境遇感同身受。例如移工P提及：「來臺灣的時候，老婆正在懷孕，所以女兒出生我沒有在旁邊，到現在除了照片之外，沒有真正看過跟抱過我的女兒，當然她也沒有看過我，如果我回去，她一定不認識我，可能也要熟悉一個月吧！回去的時候，她就3歲了。」

此外，展覽亦期望透過每一個人物清晰立體地顯影，讓觀眾看見每個不同個體的自尊、驕傲與個人價值，而最大的共通點是他們都具有相同的勇氣，不向命運低頭，選擇離開家鄉來到異地，努力克服生活上與心理上的各種困難與挑戰，重新適應不同的文化差異，親自用雙手打造、建構自己理想的未來，每一個人人都值得我們敬佩和尊重。

（七）政策法規的反思與議題探討

展覽除了在第二及第三單元，呈現中華民國政府在冷戰時期與冷戰後，

短暫 50 年來對東南亞人來臺的態度與政策之極大轉變外，由於今日在臺灣的移工與未歸化國籍的移民並無投票權，在法規上有諸多不平等、不合理的限制，生活境況亦不被一般社會大眾所瞭解，因此在展覽第四單元的移民、移工大事記回顧，同時也以「藍領白領待遇大不同」、「血汗長照：爭取保障家務移工權益之漫漫長路」、「『沒錢沒身分聯盟』成立，爭取廢除財力證明為歸化國籍要件」、「監察院糾正漁業署，漁業移工問題浮出檯面」等議題，特別突顯移民、移工在臺灣所面臨的人權與公平正義相關問題，以期獲得更多民衆關注與支持相關法案改革推動。

四、結語

劉美慧認為多元文化的倡議，並非塑造不同族群之間的對立，而是使彼此的聲音能被聽見，不僅應理解與尊重文化差異，讓不同的文化能有公平的機會被形塑和表述，更重要的是探討不平等的權利關係，最終目標在達到社會正義（劉美慧等，2016：5-7、196）。陳素秋也指出「多元文化主義的內涵便在於理解各群體之不同的社會身分與主體位置，並且探討因此不同位置而產生的權力運作關係，進而希望透過行動得以改變此權力運作產生的壓迫結構，讓各文化的各種主體性得以真正的共存」（洪泉湖等，2005：8）。

「在如此一個價值多元的年代，博物館比以前更加試圖呈現文化的多元性，在當中尤其著墨長期較被忽視的弱勢族群」（張婉真，2005：38）。因此王嵩山提出：「我們或許可以認真的思考：視博物館為主動積極的、處理差異與多樣性的社會文化代理機構」（王嵩山，2003：5）。張譽騰亦指出：「有後現代視野的博物館人，也可以採取更勇敢的方式……讓博物館成為多元發聲的論壇。」（張譽騰，2003：31）而林崇熙也認為，做為一個社會機構，博物館應關懷社會，在社會中扮演積極的角色。除了挖掘、揭露潛在的社會問題、形

成公共議題，也應避免知識霸權，開創衆聲參與的場域，讓各社會行動者進入博物館發聲，使博物館成為公共論壇（林崇熙，2009：66-74）。

Hooper-Greenhill 認為，「在一個後現代、後工業、後殖民的全球環境中，後現代博物館必須重新檢視它潛在的功用與社會價值……它必須重新考慮權威性的展示方法……將展覽的製作當成是涉及各階層社區團體的動態過程，使得諸多聲音與觀點能夠納入博物館中。知識不再是統一的與一體的：它變成碎片的與喧鬧的。統一的觀點並不必要存在——而是可以聽到一堆不和諧的聲音，它們提出了各種看法、經驗與價值。……後現代博物館的風格……也試圖去除博物館發言在其他意見表達之間的中心地位……讓步給較為個人取向的歷史敘事方式」（Hooper-Greenhill, 2001: 150-151）。

因此，博物館應觀察社會問題，並扮演積極角色，讓不同的聲音能被彼此聽見、相互尊重與平等對待。然而博物館如何具體作為，甚至主動介入當代社會，協助實際解決社會問題，發揮更大的社會影響力，無論在臺灣或其他國家都是重要的課題，也還有努力、進步的空間。

陳瑞樺認為：「民族學博物館及移民博物館透過對於人群文化或歷史的界定及展示，試圖傳遞一套社群認知圖式，進而生產及再生產不同歷史群體之間的社會關係。」「做為國家或公共組織所設立的文化機構，民族學博物館及移民博物館在界定及展示不同歷史群體的同時，不只在傳遞一套新的認識，也在建構新的社會關係。」「它試圖透過展示敘事，引導社會大眾看待移民的視角，由此改變民衆對於我群及他者關係的認知」（陳瑞樺，2013：13、36）。

臺史博雖是以「臺灣歷史」為核心主題的歷史類博物館，但在展覽內容上，卻不自我局限於一般社會大眾所認知的「歷史」，反而更主動挖掘更多當代的社會議題、讓社會大眾看到當代更多不同面向，並嘗試與觀眾溝通、對話。透過推出「新臺客：東南亞移民移工在臺灣特展」的同時，臺史博其實是試圖讓

觀眾看見當代臺灣社會的移民、移工的多元面向與人權等議題，並期待轉換社會大眾看待移工、移民的視角，進一步改變民衆對我群與他者關係的認知。

做為一個國家的歷史博物館，臺史博藉由將東南亞的移民、移工納為臺灣歷史與移民集體記憶的一部分，其實也是嘗試改寫新的社會關係，即將移民、移工從他者納為我群的社會成員，肯認移民與移工，建構對東南亞移民、移工的歷史與文化認同。特展結束後，部分移工將借展的衣服、手機等不再使用的物件捐贈給臺史博，臺史博也連同本文開頭所述之移工託運包裹照片海報一併正式入藏成為典藏品，甚至進一步於常設展中展出，更是將東南亞的移民、移工視為臺灣歷史的一部分之具體行動與宣示。

其實在臺灣，由博物館與原住民社群進行合作策展已有不少前例。而臺史博在本次展覽則是嘗試與移民、移工合作，在籌劃過程引導其充分表達自我及看法，並讓其有物件展示自主權，博物館也與移民、移工及相關關懷團體建立了密切、良好的合作互動。而在國家博物館展出自己的故事和物件，對於移民、移工也別具意義，不僅建立其自信，無形中形塑了移民、移工的自我認同，以及對臺灣的認同。如同羅素玫所說：「最終參與展覽的所有夥伴共構的故事，有了新的意義與被再現的脈絡。」（羅素玫，2018：66）

不過本特展也仍有未盡理想之處，例如展覽第四單元「新臺客歷史進行曲」以時間序列進行政策與法規、人權議題、以及相關組織團體與行動之回顧，或許日後可再思考除了文字條列的方式外，是否還可透過其他展示手法加以轉化，將相關議題更清楚、扼要呈現，以幫助觀眾理解。

此外，雖然臺史博在本次展覽中嘗試開放博物館的話語權，試圖將展覽之主導權與詮釋權交給移民與移工，然受限於展覽前期策劃時間較為短暫而緊湊，且移民、移工平日各自有其工作、生活相當忙碌，難以撥出充裕的時間參與博物館之展覽策劃；另一方面也因其較缺乏策展經驗，即便是過去曾與館方

有過幾次合作經驗的新移民，仍對博物館尚不夠熟悉，因此本次特展只能在館方所框架的基礎展示架構下，嘗試以各種方式來引導移民、移工進行發揮、想像、發聲。雖然最後的成果也許只能稱得上是與被展示的客體共構展覽，距離理想上的「由被展示的客體主導策展」仍有一段差距，然而這樣實驗性的新嘗試，對博物館本身而言仍是一次寶貴的策展經驗。

博物館應從這次合作的移民、移工獲取參與展覽的經驗回饋，未來如與其他社群進行類似的共筆協作策展，應與合作對象或社群建立更長期、密切的合作互動，醞釀、培養雙方默契與信任，且應從展覽最初始的階段便邀請合作夥伴加入參與、共同討論，甚至由其主導展示的主題與架構，並共同合作策劃內容，從設計發想、文案撰寫、展覽製作、文物布展、到開展後的行銷宣傳與教育推廣活動等。

做為一公共論壇，博物館應思考如何建立公眾參與機制，以容納不同的意見與多元觀點（顏上晴，2012：74）。因此，博物館未來可更進一步思考與其他社群合作策展、或甚至由社群主導策展的執行方法，藉由具體的行動與實踐，真正落實成為公共博物館。而由展示客體主導策展的過程中，博物館該站在哪個位置？如何拿捏分際？又該扮演何種角色？相信將是下一個面臨的課題與挑戰。

引用文獻

1. 王嵩山，2003。差異、多樣性與博物館。臺北：稻香出版社。
2. 林崇熙，2009。跨域建構·博物館學。臺北：國立臺灣博物館。
3. 林陽杰，2006。後現代主義思潮下的博物館發展趨勢，研究與動態，13：109-130。
4. 洪泉湖等，2005。臺灣的多元文化。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5. 陳瑞樺，2013。一方記憶之所的流變與重構：以法國國立移民歷史城創設為核心的考察，文化研究，17：7-44。
6. 張婉真，2005。論博物館學。臺北：典藏藝術家庭股份有限公司。
7. 張譽騰，2000。當代博物館探索。臺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
8. 張譽騰，2003。博物館大勢觀察。臺北：五觀藝術管理有限公司。
9. 曾婉琳，2011。與「他者」對話：博物館展示中的「偏見」與「和解」，歷史臺灣，2：31-56。
10. 劉美慧，2007。欣賞文化差異與追求社會正義——重新理解多元文化教育，當代教育研究季刊，15（2）：187-204。
11. 劉美慧、游美惠、李淑菁，2016。多元文化教育。臺北：高等教育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2. 顏上晴，2012。國家博物館建構國家認同的反思——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兩個案例的討論，認同建構：國家博物館與認同政治，頁：69-77。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
13. 羅欣怡，2016。地方·文化·博物館：博物館的社會關懷與實踐。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14. 羅素玫，2018。參與式策展的人類學實踐：「*Kamaro'an i 'Atolan*——阿美族都蘭部落的土地故事與生命敘事」特展的謀合與試煉，東臺灣研究，25：43-80。
15. Hooper-Greenhill, E. 2001. 謝佳娟譯。The Modernist Museum and the Post-Museum; Communicative Style and Cultural Change. 博物館風格與特色館建立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89-105。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

Contemporary Migrant Workers and Immigrants Display in History Museum: A Case Study of the Special Exhibition “The New Tai-ker: Southeast Asian Migrant Workers and Immigrants in Taiwan” in 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History

Chou Yi-ying*

Abstract

In 2022, the number of immigrants in Taiwan from Southeast Asia surpassed 160,000 and that of migrant workers exceeded 710,000. In 2017, the 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History held a special exhibition titled “The New Tai-ker: Southeast Asian Migrant Workers and Immigrants in Taiwan”, because of its concern for contemporary and public issues. This paper uses this special exhibition as a case study to illustrate how a history museum faced with modern issues of immigration and migrant workers can employ exhibitions to establish historical connections and depth, incorporating Southeast Asian immigrants and migrant

*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History

Received: Aug.15, 2020; Accepted: Apr.27, 2023

workers into Taiwan's history and diverse immigrant society. Breaking away from the use of displays to reproduce the culture of "other", the museum "handed the microphone" to some ten immigrants and migrant workers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to give them the opportunity to present their perspectives in the first person. Each shares objects, images, and creations that carry for them personal memories and emotions, revealing their self-worth, pride, and values as a means to underscore the diversity, individuality, and motivations of immigrants and migrant workers in the hopes of shattering stereotypes and to lay a foundation of understanding and appreciation as well as empathy and respect for Southeast Asian immigrants and migrant workers among the general public. It also presents this generation of Taiwanese through the eyes of immigrants and migrant workers. As a national museum, the 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History does not avoid the issues of human rights and justice for immigrants and migrant workers in Taiwan; rather, it strives to inspire the audience to face and consider them seriously.

Museums should observe social issues and play an active role in ensuring that different voices are heard, respected, and treated equally. This exhibition not only constructs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identity of Southeast Asian immigrants and migrant workers, but through close cooperation and interaction with them, it also helps to shape their self-identity and identification with Taiwan.

Keywords: Museum, Immigrants, Migrant Workers, Southeast Asian, Multi-cultures